



荆楚文化丛书（胜迹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 组编

荆楚桥梁

Jingchu Qiaoliang

余启新 / 编著



荆楚桥梁



NLIC2970863848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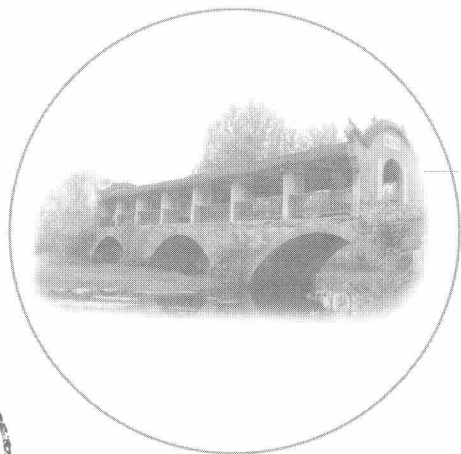
荆楚文化丛书
(胜迹系列)

丛书主编 / 丁凤英
本系列主编 / 徐士杰

荆楚桥梁

Jingchu Qiaoliang

余启新 / 编著



NLIC2970863848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桥梁/余启新编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8

(荆楚文化丛书/丁凤英主编.胜迹系列)

ISBN 978-7-5430-6985-5

I. ①荆… II. ①余… III. ①桥—介绍—湖北省 IV. ①K9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8046 号

编 著:余启新

责任编辑:李 俊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52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编纂委员会

荣誉主任 / 尹汉宁 张 通 章开沅 冯天瑜 熊召政

顾问 / 石 川 王 杰 王峻峰

主任 / 丁凤英

副主任 / 刘玉堂 徐士杰 杜建国 王正强

编纂委员会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凤英 马建中 王正强 刘玉堂 杜建国 李子林

何晓明 罗福惠 徐士杰 彭小华 黄 钊 邹德清

编辑部

主编 / 丁凤英

执行主编 / 王正强 刘玉堂 徐士杰

分系主编 / 刘玉堂 徐士杰

办公室 / 张叶青 田少国 张执均 王平权

许建华 黄朝霞 高兰琴 王文英

序

尹汉宁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上拥有重要位置。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方面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化名人、文物古迹、文化遗产数不胜数,悠远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湖北文化建设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独特而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

省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指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关键是要将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力量、转化为文化产品、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系统研究荆楚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中提升文化自信,在文化传承中增强文化自觉,为文化资源优势向文化软实力和生产力转化奠定坚实基础。

《荆楚文化丛书》由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织省内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编撰而成。丛书分胜迹、史传、学术、艺文四个系列,每个系列由十卷组成,凡四十卷,约一千二百万字,首次对荆楚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堪称湖北历史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鸿篇巨著。期望全省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文化工作者,通过阅读和学习《荆楚文化丛书》,从湖北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加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奋力投身建设文化强省的伟大实践!

是为序。

(作者为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第一章 复古的回声	1
第一节 在水墨淋漓的诗篇里	1
第二节 感谢你,大自然的赐予	4
第三节 露出水面的鼉鼉	8
第四节 粽子为谁而抛	13
第五节 鲁班造桥今何在	17
第二章 沧桑的纽带	22
第一节 东风不与公孙便	22
第二节 当阳桥头一声吼	25
第三节 雁桥缭绕着高风雅意	29
第四节 谁及英雄赵大郎	34
第五节 涧鸣桥下仙山景	39
第三章 凝固的乐章	46
第一节 蠕动的铁蜈蚣	46
第二节 在蜿蜒的龙脊上	51
第三节 边将恩泽惠及乡梓	57
第四节 石桥依旧在春风中微笑	61
第五节 竹影花香中的千桥之乡	67
第四章 艰难的跋涉	72
第一节 渡头春早碧砢口	72

荆楚桥梁

第二节	四桥浮江汉	76
第三节	世纪之交的踟躅	81
第四节	蓝图,仅仅是蓝图	84
第五章	历史的跨越	89
第一节	博物馆里,有一幅题写的桥名	89
第二节	跨越天堑	93
第三节	绽放一个民族的欢笑	100
第四节	风流百年	104
第五节	“让江河上到处能走”	109
第六章	凌空的坦途	118
第一节	时空的坐标	118
第二节	昔日老师的感叹	121
第三节	一跨过长江	127
第四节	峡谷中的“转体动作”	135
第五节	装点城市更好看	140
第七章	七彩的梦想	145
第一节	向世界展示中国	145
第二节	桥梁建设方兴未艾	150
第三节	“中国建桥之都”与“世界桥梁公园”	155
第四节	奇特的桥梁设计竞赛	160
第八章	笔墨的咏叹	165
第一节	毛泽东踏勘桥址线	165
第二节	何日迎接贺龙归	174
第三节	纸墨之寿,永于金石	181
第四节	桥共江山固,路随日月新	188
后 记	197

第一章 复古的回声

第一节 · 在水墨淋漓的诗篇里

谈荆楚的桥梁，这“桥梁”一词其实是现代汉语词汇，在古汉语中，“桥”和“梁”是同义的两个词。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这两个词的解释是：“桥，水梁也，从木，乔声。”“梁，水桥也，从木水，刃声。”依照古人的造字法，可从桥、梁二字中看到水与木的存在，或者说，在古人的意识中的桥、梁乃跨越水上的一种木质结构。所以，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注解《说文解字》时，对“桥”字的解释为“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宫室所以关举南北者也。然其字本从水，则桥梁其本义而栋梁其假借也”。对“梁”字的解释为“梁之字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

可见，桥梁是人类为了克服自己前进的障碍、为了扩充自己活动的范围而创造出来的。这个障碍首先是水——溪涧池泽、江河湖海——的障碍。桥是因水而生的。

荆楚大地河流纵横，浩浩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汤汤汉水由西北趋东南汇入长江，更有其他大小河流4000多条遍布其上。江汉之间有古代著名的云梦泽，后因淤塞分割，形成星罗棋布的近千个湖泊。自古以来，生长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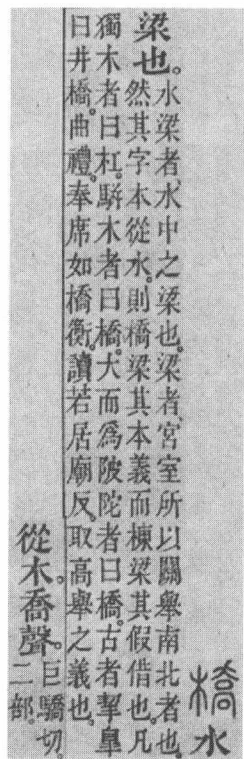


图 1-1 《说文解字》中对“桥”的解释

荆楚桥梁

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就处在一个多水的环境里。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曾对此特点有一个很精当的表述:“湖北地连七部,襟带江汉,号称泽国,民居多濒水,资舟楫之利,通商贾之财,东西上下,绵亘千八百里,随山川形势而成都会,随都会聚落而大小镇市启焉。”^①对这一环境,人们必须适应它、征服它、利用它,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因而,对江河的敬畏是虔诚的,对桥梁的呼唤是迫切的。这种环境,这种心情,这种愿望,通过那些歌谣、辞赋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产生于周朝,时间跨度有 500 多年,而产生的地域,在现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一带。《诗经》中的《国风》记录下了产生于 15 个不同地方的歌谣,其中的《周南》《召南》共有 25 篇,产生地是现在河南临汝、南阳至湖北襄阳、宜昌、荆州一带,在 15 个地方中位于最南部,包含了现今湖北北部、中部江汉之间的广大地区。

读“二南”中的诗篇,仿佛展开了一幅水墨淋漓的图卷,眼前好像看得见波光闪闪,耳边好像听得到水声汨汨,连歌咏的那些植物,荇菜呀、葛藤呀、苍耳呀、白蒿呀、薇菜呀、浮萍呀、唐棣呀……也无不是鲜嫩而水灵的。诗中的起兴,触动作者心灵的景物也多与水及水生的植物有关:如“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江有沔,之子归,不我过”^②,以长江的支流和小洲起兴;“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采蘩?于涧之中”^③以池塘、溪涧起兴。

其后诞生的作为楚国诗歌代表的《楚辞》的作者,更是以奔放的情感、华美的文采、丰富的想象描述和讴歌了与北方截然不同的荆楚大地的风貌。尤其是屈原,生于斯,长于斯,坎坷的一生中因遭谗被放长期流浪于江汉之间,江河湖沼融于作品中,使其具有一种奇异的色彩,随处可见江波粼粼、湖光潋滟。正如刘勰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④就说他笔下的长江吧:“悼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漂翩翩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汨滔滔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⑤奔涌的激流发出撞击,由那惊天的涛声可知水势多么汹涌。看那江水,真是纷乱无章,茫茫无尽。望着它蜿

①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② 《诗经·国风·江有汜》引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③ 《诗经·国风·采蘩》,引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④ 《文心雕龙·物色》,引自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页。

⑤ 《楚辞·九章·悲回风》,有人认为此篇非屈原所作,未成定论。

蜒曲折、奔驰而去，真不知它去向是何方、归宿是哪里。波涛在翻滚着，水流一泻千里，水势愈加凶猛，而且随着那遥远的汪洋大海的潮汐而时涨时落……我们现在读之，仍觉得文章的气势和长江的水势一同扑面而来。

在汉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者笔下江河纵横、湖沼遍布的荆楚大地。我们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内中专门写到云梦，真是极尽铺采摛藻之能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其东则有蕙圃蘼兰，茝若射干，芎蒩菖蒲，江蓠蘼芜，诸柘搏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陲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tuó)，瑇瑁鳖鼉(yuán)……”据说当时的赋家写赋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辞章和学问，喜用奇文怪字，不得不通小学即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所以有名的赋家都是有名的小学家。该赋中也多奇文怪字，不少字在电脑的字库里都难找到，所以我在这里只能摘录其中一小段，而且还省略了一些地方，但仅此已足以看出云梦一带风光的奇美。

诗文辞赋是复(xìòng, 久远)古的回声，不仅向我们传递了先人们对荆楚大地水乡泽国景色的赞美之声，也传递了他们对天堑难以跨越的无奈喟叹。

《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①其意是：“汉水呀宽又宽，不能游过登彼岸。长江呀长又长，划着小船难来往。”此句作为爱情难以如愿以偿的比喻，在诗中一咏三叹，反复出现，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而采用的这一比喻则充分反映出当时长江、汉水给人们带来的阻隔之苦。



图 1-2 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陈洪绶绘)

① 《诗经·国风·汉广》，引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屈原在诗中也常常借江夏之水的汹涌澎湃、难以逾越来比喻国势的危殆、仕途的艰险：“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①其意是：心想回到郢都去，可路途如此遥远，长江和夏水又不可徒步过去。时间匆匆而逝，好像还不到两夜，其实已经九年未归了。

穷则思变，困则思出。荆楚大地上的人们，要与人沟通，要对外交往，要冲破闭塞，要扩大疆域，架桥渡水显得尤其重要，尤其急迫，因而，桥梁的产生将是必然的，桥梁的数量会是惊人的，桥梁的技术应是不断发展着的。

第二节 感谢你，大自然的赐予

荆楚大地上最初的桥梁是如何诞生的呢？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呢？可惜，由于材料、工艺等原因，它们没能经受住岁月的剥蚀、洪峰的荡突，终归消逝无存。然而，中国文字可作为破译中国古代人们生活的密码。还是来看一些与桥相关的文字吧：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在注解“桥”字时提到：“凡独木者曰杠，骈木者曰桥，大而为陂陀者曰桥。”这里出现了一个表现独木桥的字“杠”。还有一个字是“倚(jì)”，“段注”道：“石杠谓之倚，聚石水中以为步渡徇(zhuó)也。”还有一个字是“榦”，《说文解字》解为：“水上横木，所以渡也。”段玉裁注解道：“杠与榦双声。然则石杠者谓两头聚石、以木横架之，可行，非石桥也。”另有一个字是“圮”，《说文解字》解为：“东楚谓桥。”是楚人对桥的称谓。由此看来，早期表示“桥”的字，结构各异，有的“从木”，有的“从彳”，有的“从土”，表达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我以为这一点也不奇怪，桥，自然是出现在表示它的意思的汉字之前，这些汉字恰恰反映了人类远古桥梁诞生的过程及远古桥梁的各种形态。

建筑学家梁思成在谈到建筑的形式和学派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建筑之始，本无所谓一定形式，更无所谓派别。《易经·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只取其合用（以待风雨），求其坚固（取诸大壮）而已。所谓某系或某派建筑之始，其先盖完全由于当时彼地的人情风俗，政治经济的情形，气候及物产材料之供给，和匠人对于力

^① 《楚辞·九章·哀郢》，引自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

学之知识,技术之巧拙等等,复杂情况总影响之下所产生……古代许多原始建筑,如埃及,巴比伦,伊琴,美洲,中国,各系建筑,都这样在它们各自环境之下产生出来。”^①桥梁亦属于建筑,古代原始桥梁同样是当时环境的产物、是从自然界中存在的“天然桥”中受到启发,从而创造出了最早的桥梁。

现代桥梁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体现在材料的使用上、桥梁的结构上、桥梁的形式上,然而,这各种各样的桥梁,却大多能在自然界的“天然桥”中找到它的影子,甚至说,自然界中的“天然桥”是现代桥梁的滥觞,也不为过。

你看那森林幽谷里,大树参天,溪流遍布,人类在这里与飞禽走兽争斗,在陆地水中觅食。偶尔,一树或遭到雷击、或被风刮倒、或遇到蠹虫,匍然倒地,恰巧横卧溪流上,成为一座独木桥,可以供人行走。汉字中的“杠”,其实表现的正是独木横卧水中的形象。这种独木桥也是后世梁桥的雏形。

你看那千山万壑内,瀑布飞流直下,小涧漫山而过,水滴石穿,坚硬的岩石竟也由隙成孔,由孔成洞,远望如朗日霁月,水在孔洞下奔流,人可在孔洞上行走,形成了一座天然的拱桥。后世的拱桥的建筑者应该由此受到启发、激发灵感。



图 1-3 大自然中天然的独木桥

你看那悬崖绝壁上,顽强的枝蔓沿着峻峭的石峰攀

缘凌空的树干,坚韧的藤萝越过湍急的溪流抓牢对岸的巉岩,空中便出现了一条通道,让敏捷的猿猴和勇敢的人们靠它越谷过涧。这不就是最早的悬索桥吗?

你看那小河浅水中,三三两两凸出水面的石头由近及远、延伸开去。人们或从上面蹦跳腾跃,抵达彼岸,或在上搭木板,竟成简易的桥梁。汉字中的“倚”即石杠,表示的就是这种古老而简易的桥梁。

俯瞰荆楚大地,有茂密的原始森林,有奇秀的山峦峰巅,有无垠的平野大荒,

① 梁思成:《中国建筑艺术图集·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图 1-4 石杠,一种古老而简易的桥梁

有壮观的急流险滩,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样为它营造、雕琢出了一些天然的桥梁,为人们所效仿。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位于鄂渝交界处,流经境内的长江正是著名的天险三峡段。三峡乃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其中,巫峡西起巫山的大宁河口,东到巴东的官渡口,西陵峡

西自巴东的官渡口,东止宜昌的南津关。酈道元的《水经注》中写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可见其雄奇险峻。而在巴东,不仅长江干流如此,即使那些支流溪涧如清江、小溪河、万福河、龙船河、板桥河等也都是两岸幽邃峻峭、水流汹涌湍急,给修路架桥带来很大的困难,比如龙巢溪就是这样,溪崖绝陆,无法架桥。然而,天公也有作美之时,自然也会慷慨赐予。明朝成化二年(1466年)的一天,突然从水上漂来一棵大树,刚刚横在溪流两岸,成为一座天然的桥梁,使人们得以攀缘而过。人们感激这一大自然的赐予,也惊叹造化的神奇,称它为“飞桥”。飞桥,既是飞架于两岸之桥,也是天外飞来之桥。记载此事的《湖北通志》明白地说,该桥“至今尚存”。就以张之洞主持重修《湖北通志》的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算,这座天生桥起码已经使用了400多年。当然,这座天生桥并非远古社会的产物,但它却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了能给人以启发的远古时代倒木成桥的情形。

松滋市刘家场镇是个有名的镇子,周围是迷人的山区,山区里还有一处名叫唵桥寺的地方。由这地名可见,此处曾有“唵桥”,还有因此桥而得名的寺庙,而“唵”这个字比较生僻。其实,“唵”同“险”,只不过现在用得很少,这也表明被冠以此名的这座桥很古老了。

确实,唵桥,或者说险桥,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天然桥。走近险桥,可见这儿所具有的特殊的地貌:山脉绵延逶迤,山路崎岖盘桓,在那斑驳陆

离的崖壁上,隐约可见被称作“雷公打字”的奇特符号,透出一种神秘的气息,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古代巴人书写的史书?成为一个不解之谜。险桥所在的柳林冲,风景更加奇异,傲然屹立的上千年的银杏、数百年的古松,表明这儿环境的幽邃阒寂,毗连的景色各异的莲花洞、龙船洞、观音洞……显示出其喀斯特地貌。这样,险桥的形成也就容易理解了。险桥是一座天然的石拱洞桥,长30米、宽10余米、高4米、深8米,拱呈椭圆形。石桥在四周重叠的峰岭、飞泻的瀑布、秀丽的山涧的映衬下,本就是一处险要夺目的景观。更奇特的是,它正处在进川入陕的驿道之上。或者说,因为它的存在,这儿成为必经的要道。由于桥是交通要道的咽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战争中的必争之地,如同雄关一般,所以在史书方志里,总是关梁并称并述。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它为“险桥”是名副其实。遥想当年,远古人类彳亍其上,前去寻觅果腹之食。羁旅之客由此远去,留下一幅幅“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剪影,去迎接前方途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风险,也把这天然险桥的传奇流播四方。也许是行路至此倍感人生的艰辛、无常,祈求神灵保佑的心情愈加迫切,寺庙也应运而生。寺名险桥,建于桥北山麓,据说庙田的租谷即有一百石。一百石,上万斤谷米,仅凭此即可以养活几十名僧侣,还不用说那些其他的收入,可见寺庙规模不小,亦可见此寺香火之盛。在那漫长的烽火连绵、动乱频仍的年代,平安是人们的最大追求啊!

抗日战争中,明代建筑的结构宏伟的险桥寺毁于炮火,荡然无存,只剩下一个地名。险桥还在,可四通八达的公路已经建成,它不再是通行的要道,只是一处风景而已。但是,它的功绩是不应被忘记的。

由险桥寺西行不远,就是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这儿为土家族集聚地,兼有汉、苗、满等民族。因为大自然的恩赐,这里有在一亿三千万年前第四纪冰川运动中幸存的古老稀有的原始森林;有神姿仙态般的奇峰群峦;有扑朔迷离的地下溶洞,有令人惊叹的暑天冰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充分的展示。尤其是被誉为“长江三峡后花园”的百里柴埠溪风景区,山石奇异,山水秀丽,有大小景点100多处。著名的天生桥就在风景区内的青岩冲。

天生桥是一座天然单孔石拱桥,因岩溶地貌而形成。桥面长21米,拱高25米,跨径8米。桥拱呈圆弧状,如同人工精雕细琢而成。自古以来,人们就对这一形态逼真、气势非凡的天工巧构大加赞赏,称其“天生奇境,为巴邑中第



图 1-5 五峰天生桥

一名胜也”。

它位于云飘雾笼的悬崖上,又名天星桥,因为仰望桥拱,如一圆孔,光线穿过,宛若一颗闪烁的星星,在黛绿的山峦和青葱的丛林衬托下,光彩夺目。云雾之中,桥身若隐若现,桥拱时吞时吐,阳光穿云,烟霭变幻着不同的色彩,桥真成了凌空的彩虹。

天生桥经受着千百年岁月的侵袭,也承载着土家族先民的辛劳。他们或携弓入山射虎,或扛罟下溪捕鱼,或荷锄上坡种茶,此桥是他们的必经之路,也许中途会遇上风雪,桥拱之下正是躲避的好去处。

如今,这古老的天生桥似乎更加繁忙了,因为光顾的不仅是当地的村民,还有那四方的游客。天生桥横跨谿壑,连接着千年古道与现代坦途,那桥下永不停息的淙淙流水虽然唱着同样的歌谣,人间却已换了。

第三节 露出水面的鼋鼉

上节中,在谈到古代表示桥梁的几个字时,提到“倚”、“杠”、“杓”等字,但就是对这些字,现代桥梁专家们对它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杠”吧,专门研究古代桥梁的唐寰澄先生认为:“密排石墩,不搁木梁的称作石杠,俗称踏步桥、磴步桥。搁上独木的桥称作榦或杓,或者叫做杠或倚。”^①茅以升先生则认为:“在历史记载上,我国最早的桥,就是浮桥,在这以前的‘杠’、‘榦’、‘杓’、‘圮’等等,都不能算是桥。”^②我以为,段玉裁在为这几个字作注释时,说得还是比较明白的:

① 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载《桥梁漫笔》,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② 茅以升:《彼此的抵达》,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凡独木者曰杠……石杠谓之倚，聚石水中以为步渡桥也……然则石杠者谓两头聚石、以木横架之，可行，非石桥也。”这石杠又称倚，就是将石聚于水中，排列起来，由此岸抵彼岸，以成为步渡桥，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汀步桥”、“磴步桥”、“堤梁式桥”。段注中在提到“杠”与“石杠”时看似有点混淆，细究之，这倚就是聚石水中以备步涉之用的，但两石之间，也不妨搁一根木头、一块木板，走起来更方便些。但这只是临时的，水涨了、流急了就拿掉。所以，这石杠就是倚、是磴步桥，但若“以木横架之”，你称其为“杠”也未尝不可。

茅以升先生认为以上这些皆不能称为桥，是因为他给桥下了一个很严格的定义，而且附加了很多条件：这桥应该是能使人从此岸到彼岸的，是固定的、面上是连续成路的、人在其上能够走动的，且是架在空中的、下面能过水行船的。我以为，桥的定义不妨宽泛一些。所谓桥，就是能够使人从此岸到彼岸的相对固定的构造物。这样，天然的桥、人造的桥，远古的桥、现代的桥，永久的桥、临时的桥（譬如用船拼成的浮桥），都可以包含其中，也可以反映出桥梁家族的蕃息和进化。

还是回头来谈“倚”这种桥吧。其实，现在很流行的一句俗语“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对这种桥很形象的说明。古往今来不少人在生活中都亲自构筑过这种“桥”：门前路边，因渍水影响步行。为了不打湿鞋袜，总有孩童会寻几块石头、砖瓦垫上，再蹦蹦跳跳地过去。漂母浣女在河边溪旁涤纱洗衣，为了到水较深的地方以便漂洗得更干净，也由岸边向河中铺上些石块、石板。西施浣纱的图画不少人都欣赏过，漂母赐饭的故事不少人都听说过，“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诗句不少人都能吟咏，可谁想到过这与倚的关系呢？

除了由生活中的常识人们可以受到启发外，自然界本身的存在也在提示着人们。那些水浅流缓的小溪小河中隐约可见的石头及那些潮落水涸的大江大河中裸露凸显的石头，给了人们步行过江的勇气和尝试。继而，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人为地铺设供步行的草苫、土台、陶瓮、盐坨、石墩，一座座磴步桥形成了。

在谈到磴步桥时，我们要提到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出现的“鼉鼉”。因为它们的出现与磴步桥有着某种关系。

鼉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爬行动物，外形像龟，又称元鱼、癞头鼉。鼉即鼉龙，即扬子鳄，是一种生活在扬子江的爬行动物。记得小时候在长江里玩水的时候，

荆楚桥梁

偶尔可见江中露出扬子鳄黄褐色的鳞甲。但在古代，鼉鼉似乎被赋予更神奇的功能。鼉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记载，《录异记·异龙》中称：“鼉，大鳖也。”《尔雅翼·鼉》中也说：“鼉，鳖之大者，阔或至一二丈。”许慎在《说文》中也指出：“甲虫惟鼉最大，故字从元，元者大也。”因为是最大的“甲虫”，力气自然很大，可以驮负重物而依旧行动自如。古代皇室、公卿、王侯、将相的陵墓前，常有石制巨鼉驮着墓主人的石碑。也许正是鼉这种能浮于水且能承重的特性，它与类似的鼉、龟、鳖等动物，常在神话中的特定场合出现。

比如《淮南子》所载的女媧补天的神话：“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熾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媧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①

比如《山海经》及《拾遗记》中记载的大禹治水的神话：“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舜命禹疏川奠岳，济巨海，鼉鼉以为梁。”^②

比如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所描述的唐僧师徒所遭遇的九九八十一难中的最后一难：“老鼉驮着他们，躡波踏浪，行经多半日，将次天晚，好近东岸，忽然问曰：‘老师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见我佛如来，与我问声归着之事，还有多少少年寿，果曾问否？’……老鼉即知不曾替问，他就将身一幌，唵喇地淬下水去，把他四众连马并经通皆落水。”

这些记载确实具有神魔妖怪的色彩，所以清人在编《四库全书》时，对《山海经》的评价是：“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人之史部未允也。”^③认为纯粹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的，也不能作为史料来看。此说法未免武断。其实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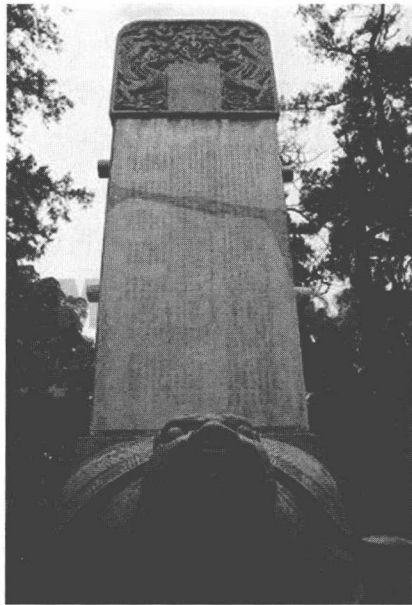


图 1-6 驮着石碑的鼉

① 《淮南子·览冥训》，引自《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

② 王嘉：《拾遗记》卷二，引处同上书，第284页。

③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51页。